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日圓貶值，說物價下降，也不過主要止於高消費的歐美名牌產品。根據導遊所言，日本人民的生活大部分屬小康，人人有屋住有車揸，分別只在大屋小屋，名車和普通車而已。原因就是樓價穩定，就說大阪市郊三百呎物業，今日三十萬港幣已有交易，只要無懼地震，退休後開錢用不盡，對於有意自備度假屋赴日消遣的香港人，還有一定吸引力。

樓價穩定，照理地產霸權問題無可能存在，可是民以食為天的餐飲業，跟香港昂貴舖租的餐價也相去不遠，這就有一點不正常，表面上其中一款港幣六元五角的漢堡包和同一價錢的咖啡，的確平盡全世界，跟一個日本保安談起，他就搖頭苦笑：「總不能天天都吃這款包，要換口味，同樣大小的，其他任何另一款就得要付兩三倍價錢了。」餐後吃個水果也不便宜，如果照營養師指定每天吃四份水果，基層家庭就得要命，在大公司的超市樓層，普通一個梨子賣兩百圓（約港幣十三元）；好吃又好看的富有柿一個五百圓（約港幣三十多元）；購買一盒鰻魚飯要二千四百圓（約港幣一百五十元）。如果對比香港針對中產家庭的超級市場，售價也許差不了多少，可是對普通階層的市民而言，相信就很難生活。

大阪的「住」「食」「色」

集中外來遊客的大阪心齋橋最多衣飾光鮮的上班族和奇裝異服的浪客，年輕一代刻意打扮得像韓國明星，不少男生臉上都抹上脂粉。好幾家封閉式七彩店子，不見有人守店，當眼處只有「無料案内所」幾個漢字，不懂日文可就耐人尋味，原來意思是「不收介紹費」，別以為是什麼萬人館，看其中一家附貼的幾幅俊男大頭照，就明白是掛「人頭賣鴨」肉的鴨店了，就是色情事業，也不以色情字眼和圖片招徠，他們做成年人生意，開放得來也有一定的道德尺度。

海闊天空

蘇秋嘉

十二月初，日本關西賞楓歸來，未及一周，又匆匆馳赴北鹹角機場，踏上飛往台北的航班。台北三天兩夜的行程，還要避開周末假日，挑在周中平常日子，節目只有一個，就是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蹭磨一整天！

明四大家特展

從事藝品收藏工作的朋友，去年底時已預告，台北故宮在二〇一四將舉辦一個有連貫性、分四個季度推出的書畫展覽——《明四大家特展》。據知明代中期江南地區經濟富庶，文藝高度發展，其時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繪畫成就卓越，人稱「明四大家」。台北故宮博物院典藏明四大家書畫作品數量可觀，品質精良，策展人分四期展出四大家的作品，完整呈現明代四家藝術發展的面貌。說來令人羨慕，人家就是「家底豐厚」，要怎樣展就怎樣展，欲蓋全豹，就每季來一趟吧！好友黃大狀就是超級粉絲，為了完整觀覽四大家的作品，每三個月去一次台北故宮，戲稱「朝聖」！

過去十個月，直接或間接旅遊台灣不下三四次，就是無緣到台北故宮看看，已先後錯過了三位才子（沈周、文徵明、唐寅）的展覽，剩下來的仇英，展期也是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為止，怎能不當機立斷，來個專誠拜訪！

仇英（1494-1552）原籍江蘇太倉，後移居蘇州。仇英以畫為業，雖出身微寒，但天資聰穎，少時學畫於蘇州著名畫家周臣，並受文徵明、唐寅等人影響，繪畫成就得到蘇州文人掬捧。

對仇英的認識，始於二〇〇七年在港展出的《清明上河圖卷》。那時北宋張擇端的版本與明仇英版本，被安排先後在港展出，成為藝壇一時佳話！

琴台聚客

胡野秋

婚姻如今變得愈來愈不可琢磨了。這個曾經令中國人傲視宇內的超穩態結構，彷彿有日漸脆弱之趨勢。和國際形勢吻合，烏克蘭當年和俄羅斯離了婚，現在克里米亞又在和烏克蘭鬧離婚，我都替他們驚扭。

婚姻如沙

一天，一撥離了婚和沒有離婚的哥們姐們，聚在酒吧開論婚姻。大致結論是，婚姻結構開始步入「獨聯體時代」。

朋友中，老鶴最近走出圍城，一向豪放的詩人，情緒有些低落。他是在大學讀研究生時，把窈窕系花「騙」到手的。其後兩人如膠似漆，十年馬拉松，又誕下小鶴。其妻阿青，風風火火，爽快不下鬚眉。小鶴早慧，與爹媽相處如友。整個當代模範圍城。

說到「圍城」，便想錢老爺子那本書着實害死不少人，有文化的沒文化的，遇到家庭出了問題，就想起那條似是而非的定律。

老鶴阿青的幸福生活終於沒有違反定律。老鶴站在城牆上，手搭涼棚向外一望，但見「戰地黃花分外香」。於是城門無可迴避地失守，實際上是主動放棄。老鶴重新自由了，但自由的老鶴仍不快樂，時常都要回望那一度紅火的廢城。

其實，家庭這個城堡，作用無可替代。人生實際上就是不斷趕路，家庭便是那個流動的營帳，像蒙古包之於牧人。趕路趕累了，自然得歇息。每天換個驛站，倒是新鮮，但成本太高，而且舒適度也未可知，更何況是否黑店無法鑒別。這個時候，能讓疲憊的你安全地、鬆弛地伸展神經與軀體，便只能是蒙古包這跟隨你的營帳。

托爾斯泰有句不斷被引用的名言：「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深圳，有句流行語：「男人很累，女人很辛苦」。男人要幹事擇錢，當然累，這很好理解。女人呢，她不管有沒有事做，都要緊緊盯着丈夫呀，能不辛苦嗎？

有句笑話，真實性不知道。說一位妻子，天天在丈夫回家時都得檢查一番，有時在丈夫身上發現一根長頭髮，便大鬧不止。丈夫百口莫辯，只好任由其發作。忽一日，妻子在例行檢查後一無所獲，丈夫鬆了一口氣，以為一夜無話。孰料妻子傷心欲絕，哭鬧尤甚，丈夫奇怪地問她，妻子掩面道：「你真不可救藥，現在居然連尼姑都搞哇。」

由此可見，人一旦進了婚姻的圍城，常常會迷失方向，弄到智商打折的地步。

好幾年前，參加過一次關於當代家庭問題的研討會，倫理學家、情感專家雲集，會上專家們妙語連珠，邊緣概念不絕。休會聚餐時，有人無意中做了個測驗：「在座離婚過婚的請舉手」，不料舉手者眾，超過與會人員三分之二。大家遂啞然失笑。研究家庭倫理而且指導別人家庭生活的人，在家庭問題上修不成正果，本身就是一個課題。

看來理論歸理論，現實歸現實。這就是婚姻在今天的狀態。（上上周四，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欄作者實為胡野秋，僅此說明。）

冬葉溫暖

一片黃葉從風中飄來，「啪」的一下，打向玻璃，旋轉着，落向旁邊的窗台，最終從窗台上滑落，消失在初冬的背景下。它沒有站穩住腳，這才跌落到樓下更深的地方，儘管那聲音極輕，但我還是聽見了。抬頭望，原來離窗戶不遠，立着一棵修長的法桐，樹很粗很高，枝葉已掠過我家的陽台，探到樓上的地盤上去了。

一陣風來，又有一片葉子被吹轉了一圈，一失腳，從窗台上跌下來，如一隻蝴蝶，旋轉翩跹的，要完成一串優美的動作，在這個蕭瑟的初冬，這樣的情狀，幾乎成了可以複製的景象。地面離我很遠，然而耳畔卻彷彿聽見「噫——」的一聲，寂寂地一響，那是它立足的聲音。太熟悉了，那飛翔的姿勢，以及飄向地面的聲音，分明就是一曲生命的絕唱！

樹葉的好，是經多少人讚美過的，然而有些記憶，卻無關於那些讚美，那些褒獎，那些被歌頌着的樹葉的精神。記憶裡，大概是七八歲吧，還是個孩子，弱不禁風的樣子，卻在寒風呼嘯的天氣裡，拿着一根一米多長的鐵絲，沿着一條街道走，把一夜寒風吹落的樹葉穿到手中的鐵絲上。寂寥寒天，身子略顯單薄，穿了紅花棉襖的我，在寒風中追逐着每一片樹葉。

夜晚風大。第二天的早晨必定是寒冷的，小孩是不願意在這樣的天氣出門的，喜歡被窩。但

路上穿樹葉。種在庭院裡的樹葉穿不得，角角落落都不妥。樹有主，葉子當然歸主家，人家自會慢慢掃。大路上有沿道樹，楊樹、樹桿鐵黑色的槐樹。樹是公家的，樹葉落了沒人耍。楊葉可以用鐵絲穿，槐葉小，得用掃帚掃。我們那個鄉，多的是路邊上的槐樹。小小的槐葉，積得多了便是寶。槐葉落光後，樹上掉下葉筋骨，用小手一根根撿起攪成把，也是燒火的好材料。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鄉下，有個概念十分大眾化，就是見到可以燃燒的東西就要拾回家。習慣是生活的窘迫養成的。冬天也燒煤，一年也不捨得燒二百斤，捨得燒煤的是鐵業社，叮叮噹噹的大院裡，南邊有個小偏門，偏門裡是一個大鐵爐，早上五點前，有人會將一大堆煤渣推出來，倒在外面的溝窪裡，溝裡的煤渣已堆得一人高，每天還有煤渣源源不斷地推過來。新倒的煤渣沒滅透，遇到乾草燃起來，幾束火，弱弱的，不久而熄，隨之塵屑雜起，有一股硫磺的味道，鑽進冰冷的鼻孔，嗆得人咳嗽。不顧煤塵，早已等候在那裡的小夥伴，一人一把小鐵鉤，看到煤灰推出來，爭先恐後地擠上前，翻找沒有燒透的碎煤渣。

與穿樹葉比起來，撿煤渣就髒多了。撿過煤渣的手，整天黑黑的。大人說「那小手，髒得都能偷軟果了。」在北方，山上不乏軟果樹，果實紫黑色，春夏結果，秋天成熟，冬季經霜後發軟，咀嚼起來糯而甜。《紅燈記》裡的李玉和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李鐵梅也撿煤渣，於是我的心裡也很自豪。遇到慈祥的長輩，誇一句「三歲帶來老來相」，勤儉的孩子才能有出息。在嘖嘖的稱讚裡，更是自豪得了不得！

在樹的家庭裡，最喜歡的是楊柳，一直把它當作兩種植物，後來讀書才知道，楊柳是柳樹的另一種稱呼。「楊柳」一詞的出處，大概最早是出自《詩經·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矣，雨雪霏霏」。小時園裡種有樹，以柳樹和木瓜樹最多，但是這兩種樹，春天可以賞其綠，有衰嫩的枝和淡紫的花，到了冬天，葉子卻像女子的眉，指尖很難對付它，我們就用掃帚掃，不一會兒就掃起一大堆，垛在牆角，一層一層的摞，幾乎把牆角垛滿了，用梧桐葉子圍住它，幾根木棍壓住它，做飯時自上而下抽着燒。

至今天，我們很快樂也很自豪地長大了，光陰飛逝，年華老去，大街小巷樹葉堆積，卻再也沒有人撿樹葉了。隨着生活的好轉，日子的富足，人們先是不再燒樹葉，後是不再燒不荏，再後來連樹枝也很少有人去燒了，原因有兩個，一是怕煙熏火燎，二是為了保護生態。天暖時，家家戶戶燒煤球，天冷後，家家戶戶燒煤炭。城市裡人生活更優越，不但不再燒柴禾，就連煤也不燒了，保暖用空調，做飯用煤氣，燒水用電壺。用電壺燒水，插上電源看電視，電飯鍋做飯，淘上米走人。客廳一熱水器，隨時能喝礦泉水。

有一天去鄉下，見一老奶奶在樹下看孫子，昏花的老眼瞄呀瞄，用大紅的毛線穿樹葉，八個角，交疊着，穿好後懸掛在門簷上，在風裡轉，在門前搖，低頭問孫兒，好看不好看？坐在膝前的小孩拍手說：好看，好好看！目睹這一幕，便感慨，儘管滿階黃葉無人掃，但還是有人將它揀起來，穿成一串好看的花，讓律動的生命在深秋，點綴出一幅悠遠的風景。

七嘴八舌

小臻

聖誕節期間做義工，赴台灣參與香港及台灣小學生互相交流活動，是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後首度到台灣，刻意留意一下當地打工仔的反應，捷達站內、街上市民表情，看不出有異樣，問熟人國民黨慘敗你們感覺如何？對你們的始終沒有政府官員人士那麼受貼身影響，在概打工的始末沒有工商界人士那麼受貼身影響，在概黨主政的機關工作的政府官員當然會有影響，其實做生意做官都需要人脈關係的，需要建立互信；一朝天子一朝臣，當一切需要重新適應，一定會出現拖慢進度，這就是點解生意人怕政局亂。

勇於「動刀」的人

而且更加說如有冤枉馬願意坐牢，其他九七嘴八舌和應，嘩！真的很誇張，你指控人你就提證據，點解要陪你在電視上罵街，又是媒體人自我膨脹。結果被影射的前「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出面還原過程，證實周玉蔻確實曾邀他出庭擔任秘密證人，但明確澄清他並未指控國民黨收受頂新九億元政治獻金。而馬英九以個人身份呢？已屬後話，馬英九被抹黑諱諱，名譽上的損害已造成，暗錢也補償不了；難怪人們都說政治是醜態和黑暗，政治本是眾人之事卻變成了醜態，那是誰的錯？

愈來愈明白香港人有句口頭禪，輸人唔好輸陣是有道理，做領導要強勢，不強勢就被別人踩到上心口。國民黨人都明白不齊心，不團結就隨時被人吞嚥，所以雖然國民黨縣市長選舉大敗，全台二十二縣市只拿到六席縣市長，但縣市議會正

副議長選舉卻大勝，當選正副議長多達三十二席；六都議會拿下五席議長，在綠營勢力佔優的台南議長都落在國民黨手，只有高雄市沒拿下，算是扳回一城。有人形容此前「翻手為綠」，此時「覆手為藍」了。意味了慘敗的教訓對國民黨人帶來了警醒與振作，九合一選舉結果反映國民黨是輸給自己，其實這段時間民進黨根本沒建設，台灣經濟向好屬國民黨馬英九的功勞，如果果要彈的只是國民黨應對危機處理做得差，議事政策落實不夠果實。民進黨能勝出是國民黨策略問題，台中輸因胡志強做太欠，人們要新鮮感，國民黨為何沒有推接班人？連勝文早點參與社會上活動表現其能力，選舉未必輸，台北輸是柯文哲聰明，知道台北人開始討厭黨爭，不戴民進黨這帽。部分台灣人認同政黨輪替有助社會進步，他們沒有將自己定於藍綠，這樣也好，有理性一群在發揮平衡作用。

在當今天剛巧是台北市長柯文哲新官上任，電視台追訪，柯文哲接受訪問表明會做到無情無義，免除大部分社交應酬；作風講實用及效率，辦公室不要任何裝飾，原有的總統清涼；開會沒有贊詞，直接下令。取消三元巨放煙火；將市府公務員的下午休息時間取消，檢討加班費，交通補助政策，市府公務員不再是優差。

特別講求高效率，相信是醫生職業訓練出來的，俗話說救人如救火，做事快速，處理問題雷厲風行，對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是好事，只是需要其他人配合，不知有誰願意跟你一齊打拼，身邊的人能否跟上你的步伐，承受你給的壓力，結果府內秘書在他上任後不到一天就離職，因何不滿會議紀錄須耗時二天才完成。

柯文哲在極速「修理」台北市，拆除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要拆除二百廿六戶頂樓建建，直言有公安疑慮的建建不能強拆乃政府實在「太丟臉」，政府不能沒有公權力，但執行公權力的同時要不違法。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之下，有個敢於不事事講求民意，勇於「動刀」的人也可能是好事。是否值得香港借鏡呢？

隨想國興

興國

彩虹

多久沒有見過彩虹啦？竟然連一點也沒有，顯然是很久了。要不是看《澤之料理帖》，腦袋根本不會想到彩虹。這本高田郁著鍾嘉惠譯的小說，第一冊分成四章，第一章「狐狸的婚禮」。

麻辣柴魚鬆」的尾聲時，有一段話說：「那一剎那，如霧一般的雨自頭上灑落，兩人一齊抬頭仰望天空。陽光依舊，微細的雨滴亮晃晃地隨風飛舞，細雨中出現一道短短的彩虹。」

然後，小說裡神秘的武士說：「『狐狸的婚禮』呀。」然後又對澤說：「這種太陽雨就叫『狐狸的婚禮』。給我記着，妳這八字眉。」

文化衝突

美國稱霸世界逾半個世紀，但她的荷里活電影卻控制了世界逾一個世紀，在電影的強大攻勢下，美國成為正義的化身和夢想的天堂，連其國民地位也水漲船高，美國夢更成為外來移民者的精神支柱，而美國女人，更是成為歐洲貴冑或富豪追逐的對象。

嘉麗絲·姬莉就是美國夢的化身。《摩納哥王子》開頭頭幕加插了紀錄片段和旁白：在世界上最小的國家舉行世紀最大的婚禮。荷里活影后嫁入摩納哥王室成為美國夢的典範。而根據媒體披露，雷尼爾娶嘉麗絲是有政治考量的，因為可以借助夫人的名氣攪動王室的孤氣，而「親家」的強大更有助小國王擺脫歐洲大國的孤立。

王子的最愛不是性感尤物瑪麗蓮·夢露，但家庭出身良好又形象優雅的嘉麗絲才有資格成為王妃。跟同期的柯德利夏萍、伊麗莎白泰勒不同，後二者都在歐洲出生、成長，嘉麗絲卻是地地道道的美國費城出品，在大蘋果城受訓，荷里活全力打造，可謂美式優雅的象徵。畢竟，五十年代的美國人在歐洲人的眼中還只是懂抄襲的暴發戶，還不是那麼自信。電影不但呈現星光熠熠的影后嫁入王室後的空息和落寞，也看到歐美文化的衝突。

夾着名氣和美貌，眾人對嘉麗絲客氣三分，但對其自由放言行也忌諱三分。影片中希治閣拿着劇本找她復出，但一進門，面無表情的管家婆就邊走邊對他下規矩：你只叫她殿下即可，不必加尊敬的字眼，不用叫她王妃，只需點頭，也不用鞠躬，因為她不是英國王妃。而在保守的政要口中，她更是來自美國費城的「下賤貨」——雖然王子還以對方一拳。作為歷史悠久的歐洲大陸，歐洲諸國都有大量祖傳留下來瑰寶，紳士們為此驕傲，卻堅守成規；他們希望外來思維刺激，為美國女人的陽光個性着迷，卻擔心其自由思想破壞規條。

雷尼爾如是，在電影中出現的希臘船王奧納西斯，他娶了積琪連·甘迺迪）也是。然而，這種征服名女人的新鮮感，很快就隨着婚後的日常瑣事和公事俗務而淡去，尤其當囚于表現得很有主見時。